

科學幻想相輔相成 故事着眼共同命運



近年來，中國整體上快速增長，周邊一切每天都在變化，而且變化之快令人眼花繚亂。遙記十多年前，科幻小說在中國還是存在於邊緣，甚至被當作外來的東西，然而今天，「未來」已不再遙遠，彷彿觸手可及，而且具有巨大的吸引力。

有學者說過：「科幻小說是可能性的文學」，因為它把各種各樣的「可能性」排列出來，讓讀者欣賞，也讓讀者有心理準備去面對。這些「可能性」可能會變為現實，但不是預測。小說家和科學家都不能準確地預測到今天或是明天的樣子，一切都神秘莫測，科幻小說因此更令人着迷。

著名的科幻小說作家劉慈欣說，他發覺到很多中西方的科幻小說題材，都有個共同點，就是人類所共同關心的話題。而其中有些挑戰和先機，也是人類所共同面對的，超越了國家和種族的界限。

劉慈欣曾說：「我在努力想像渺小與宏大之間的關係。」人類無疑是渺小的，宏大自然是宇宙。我們看到最遠的光是100多億年前發出的，人與宇宙之間的關係，這就是「渺小與宏大之間的關係」。他又說到：畢竟他是一個中國人，小說中很難避免有濃厚的中國色彩、文化、歷史和現實。

在反思中寫作

劉慈欣的創作歷程並不算很長，但爆發力非常強悍。筆者讀過他成名之作《三體》，毫無疑問，他已把中國科幻小說提升至世界級水平。書中設計的「三體遊戲」情節，極富想像力，可說是出神入化。無怪乎《三體》和《流浪地球》被各大影視公司爭相改編，電影、動畫、遊戲等層出不窮。這正應了一句話——「科學扎實、幻想出色、故事精彩，既富娛樂性亦富探討性，便是優秀科幻小說的成功要訣。」

有人覺得《三體》包含濃厚的人文關懷，亦有濃厚的悲情色彩。因為它能將沉重的歷史話題以宇宙的角度來展開。例如，小說中的重要角色葉文潔，她作為書中歷史的親歷者，在對文明漸漸失望時，以充滿創傷的情懷回應了外太空文明的聲音。

這部鉅著似乎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有些尖銳的問題：假如全人類已被某個科技遠遠超過我們的外星族群控制、征服、圈禁飼養，作為奴隸或作「食用」，我們還會認為整個人類族群的生存至高無上嗎？

劉慈欣的另一長篇作品《魔鬼積木》中，非洲國家要用基因工程來對抗世界強權。此書開始時有如看《X檔案》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到結尾時又難免有些傷感和悲情。不過，筆者發覺此書應當是由他早期短篇作品《天使時代》（首次發表於1998年）重新構思、發展而來，在那時就已成

窺見劉慈欣作為一位科幻作家對文明社會的反思。

以「命運共同體」為主角

筆者非常欣賞劉慈欣小說中強烈的中國色彩。例如，在《中國太陽》中，幾位進城民工，如蜘蛛俠般在數百米高的玻璃幕牆做清潔抹窗工作，及後被徵召上去36,000公里高的同步軌道上，承擔清潔面積達30,000平方公里的人造太陽鏡面的使命，通過改變大氣的熱平衡來影響大氣環流，最終改善家鄉的乾旱與貧瘠。

這與一些西方科幻作品有很大的區別，劉慈欣筆下的故事並不完全聚焦於某個角色或某個組織，而是囊括了整個國家、族群——也就是我們常說的「命運共同體」，所探討的也並不只是人物行為帶來的結果，更重要的是「未來」。

劉慈欣的作品中，亦有令人感情觸動的，《帶上她的眼睛》便講述在若干年後，大多數人類已移民到其他的星球或太空城市，星際旅行和太空工作成為常態，地球反成了人們的後花園，是度假休息的地方了。但若若要回地球去旅遊散心，條件是帶一雙「眼睛」去。

所謂「眼睛」，就是一副傳感眼鏡，當你戴上它時，你所看到的一切，就由超頻信息波發射出去，可以被遠方的另一個戴相對應的傳感眼鏡的人接收到，於是他就能看到你所看到的一切，就像你帶着他的眼睛一樣。主角就是戴着這副眼鏡，把在地球看到的風景，傳送給一個「在肥大



◆「三體」時空沉浸展中的藝術裝置。資料圖片

的太空服中，顯得嬌小，一副可憐兮兮樣子」的小姑娘。

可是，他卻不耐煩那姑娘想多看草原、小花，更厭煩半夜要起來帶她看月亮和夜色。他十分惱火，就摘下「眼睛」，隨手掛到一棵樹上，徑自回去睡覺。過了一段日子，他突然想起了她，查問後知道她是「落日六號」的領航員，潛入地球深處作探測。可惜出現故障，不能返航了。「眼睛」，是她最後跟外界聯繫的方式，現在也因能源用盡而斷絕。她永遠不會回來了。他心中湧上愧疚，今後不管走到哪裏，他「都會感受到6,000公里深的她的心跳」。

最後，借用《超新星紀元》裏的一句話作結：「看着那藍色的星球，我像在看著母親的瞳仁，淚水在我的眼中打轉。」

◆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歡聲笑語洗倦意 煙火氣息暖人心

文自由戲

有人說：「婚姻最好的見證，不是誓言，不是戒指，而是家。」

家，是夫妻之間產生交集最多的地方。它就像是一台大型的生活記錄儀，記錄下有關婚姻的點點滴滴。雖然不曾言語，卻是婚姻生活最真實的反光鏡。一對夫妻是不是真的恩愛，只要看看家裏這兩個地方，便能一目了然。

交流造就幸福婚姻

聽過一句話：「廚房的溫度，最能體現婚姻的溫度。」一粥一飯雖然尋常，卻也最能撫慰人心。在那些鍋碗瓢盆碰撞聲響中，三餐四季的時光裏，感情也在不知不覺地靠近。廚房若沒有了煙火氣息，看似清靜，卻讓愛人之間日漸疏離。當那些風花雪月的激情褪去，誰不是各忙各的工作，各有各的奔波？能坐在一起吃頓飯，便是平凡中最可貴的浪漫。

前陣子刷到一條視頻，河北一位女士用鏡頭記錄下了丈夫在廚房擦地的畫面。這不過是尋常的生活場景，卻擋不住幸福的滿溢。所以千萬別小看廚房這一方小天地，它讓婚姻落到柴米油鹽的實處去，也能在平淡的日子裏生出歡喜。我們不必天天開火，但別忘了偶爾為它添些煙火的氣息，你洗菜，我刷碗；你做飯，我煲湯。

大家要謹記那些家務的瑣事，一個人做是負擔，兩個

人做是分擔，當廚房變得熱氣騰騰，感情也會愈變愈暖。

曾聽說「世界上最遠的距離，不是生與死的距離，而是兩口子明明睡在同一間臥室，卻背對彼此各玩各的手機。」聽起來有些諷刺的味道，卻不知是多少夫妻的真實寫照？本該共處一室、親密無間，卻把日子過得像鄰居。你刷你的手機，我打我的遊戲，互相鮮少交流，累了便轉身倒頭大睡，甚至連一聲晚安都沒有。兩人在冷冰冰的房間，感情漸漸冷淡了，家也在疏遠中不知不覺離散。

沉默是婚姻的宿敵，幸福的婚姻，臥室裏從來都是聲聲不斷的。幸福不僅是靠運氣，還要有經營的智慧。幸福是說不完的家長裏短、道不盡的日常分享；是一個願意側耳傾聽，一個願意用心回應，而不是各倒一邊，天各一方，忽略掉彼此的情緒。

很認同以下這句話：「醫院的牆，比教堂聽過更多的禱告；離別車站，比結婚的殿堂見證過更多真摯的情感。」有些地方，生來就寫滿了答案。就像家一樣，它不只是我們身體休憩的地方，更是情感停靠的港灣。煙火氣息最暖人心，共擔家務，才能撐得起柴米油鹽的瑣碎日常。臥室裏的歡聲笑語，是感情最好的黏合劑，能為愛人洗去心口的倦意和塵泥。

◆蕭澄（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）



「彩雲城廓」令人神往 大理文化引人入勝

從大理老城寬厚的城牆下望，城內老街古巷，像棋盤分布。這古城作為大理的都城可追溯到公元779年，南詔國第六代國王異牟尋，決定定都於此。這個以前稱為「羊苴咩城」的古城以蒼山、洱海為天然屏障，又建造了南、北城牆。現今殘存的北城牆遺址長1公里，西起蒼山中和峰麓，東至今大理城

的西北角。

南詔國亡後，大理國仍以「羊苴咩城」為國都。直到1254年大理國被元朝所滅，這座蒼山腳下的城池才結束了它475年都城的榮耀。1382年(明洪武十五年)，明朝大將沐英和藍玉攻克大理，才開始修建現存的大理古城。城內有一條大街貫穿南北街巷，東西則全是青色屋瓦，以鵝卵石堆砌的牆壁，彰顯古城的別致和幽雅。

離古城不遠，有標致得令人傾心的崇聖寺三塔，是大理古老文化的標誌。在城內有一個大理博物館，門前蹲踞一對威武的石獅子，蓋因此處曾是「總統兵馬大元帥府」，即杜文秀帥府。帥府最初是雲南提督府衙門（又稱大理提督府衙門），始建於清康熙年間。咸豐六年(1856年)，清政府因處理漢人和回人礦產之爭失當，回族人杜文秀領導農民起義，曾攻佔雲南50多個縣，建「回教國」，並設元帥府於此。直至同治十一年(1872年)起義失敗後，又恢復為雲南提督府衙門。

杜文秀曾在大理城內修復和新建五六座清真寺，並為響應太平天國，於同治六年派出二十餘萬大軍東征，圍攻昆明。後因太平天國失敗，杜文秀亦形勢不穩，曾遣使向英國女王獻上4箱頂級雲南大理石以示臣服，希望得到英國駐印度殖民地政府援助。不過英政府認定杜文秀快要失敗，亦無利用價值，拒絕支援。不過禮物照收，大理石運回英國後，至今仍藏於倫敦博物館內。

碑林助研歷史文化

博物館內的南花廳，有雲南省內規模最大、地位最高的碑林，收錄了大理國至清代的120多方古碑刻，為研究大理國、元、明、清歷代的雲南大理的文化歷史提供了物證。

博物館不遠處就是古色古香的五華樓。站在四層高的樓上，可以望見蒼山的雲、洱海的水。在古代，高樓上就是吟詩唱和的好地方。明代的彭繼曾在《登三塔寺》寫到：「山上花宮水上樓，彩雲城廓望中收」，將大理古城說成彩雲城廓，貼切生動。

下了五華樓，看到幾個穿袈裟的和尚在購買日用品或閒逛，偶爾見到他們跟店主或打扮成孫悟空、豬八戒的街頭藝人閒聊，甚至拍照，場面有點滑稽特別，形成一道奇趣風景線。畢竟在大理，僧與俗、古與今、真與假……皆可共融。這種平和融洽的氛圍伴隨著整個大理古城，自南詔國、大理國時期開始，百姓不論貧富，家中皆有佛堂；人不論老壯，皆手不釋佛珠。在繁華繽紛的生活中，伴隨古寺的鐘聲，生活舒暢與從容，令人嚮往。

◆任平生（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多年深耕於教育工作）



◆崇聖寺三塔文化旅遊區的景色。資料圖片

文苑英華

景區建設難取舍 經濟文化需平衡

在剛剛過去的復活長假，我到了岳陽。無他，為的就是看看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樓閣。

說是「熟悉」，蓋因當年初中時期，便要讀《岳陽樓記》；說是「陌生」，只因我多次路過湖南，卻無緣一睹其「廬山真面目」。適值剛剛考完的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科又出了這一篇「次熱」課文，所以今期專欄也聊聊岳陽樓。不過，是從另一個角度。

岳陽樓位於湖南省岳陽市，前望君山，下瞰洞庭，形勝之美，讓它躋身於「三大名樓」之一。而樓、山、湖三者的組合，更是自成一格，活像一幅動態的山水畫。走進岳陽樓景區，便見五座等比例微縮銅樓架設在人工湖上，其名為「五朝樓觀」，重現了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五朝各具特色的岳陽樓。五座樓的模型皆以黃銅鑄造，淨重皆為十噸左右，就算不提它的歷史價值，它的工藝價值也十分高。

事實上，范仲淹當年見的岳陽樓並不是最初所建的那座。岳陽樓始建於東漢，歷經魏晉南北朝和唐朝的不斷修葺，終於在北宋慶曆五年（1045年）由岳州知軍州事滕宗諒重修，這才是范仲淹所見的那座。後來，岳陽樓在毀滅與重生中不停輪迴，見證了岳州大地的風雲變色。

祠廟變作紀念品店？

除了岳陽樓主樓外，我也去了景區內的小喬墓和三醉亭。今日在安徽廬江縣和南陵縣都各有一處小喬墓，而這三處據說都是衣冠塚，所以真假難以說得分明。不過，岳陽這座小喬墓卻不太值

得，因為除了入門的「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」的石碑，就只有孤苦伶仃的墓園可看。不過，所謂「可看」，更多的是文學作品構建的意境。而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小喬廟（其實是「小喬店」）的金漆小喬像，也真的粗製濫造，只得一個「俗」字。

相對於小喬墓，三醉亭其實更可看。傳說「八仙」之一的呂洞賓曾經三醉岳陽樓，為的就是要點化由柳樹精投胎轉世的郭馬兒。在「三醉」之後，郭馬兒終於因為「誣告殺妻案」而悟道，自悟前生為一株老柳，於是便隨呂洞賓入道成仙。

作為道教全真道尊奉為「北五祖」之一，呂洞賓的傳說故事實在不少，而這「三醉岳陽樓」後來被改編成元雜劇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（又名《呂洞賓三度城南柳》），成為重要的一本「神仙道化劇」。並且，在這齣雜劇的廣泛宣傳下，今日呂祖造像其中一種，身邊正是依傍一隻柳樹精。傳說呂洞賓更題有一首絕詩以誌此事：「朝遊北越暮蒼梧，袖裏青蛇膽氣粗。三入岳陽人不識，朗吟飛過洞庭湖。」

在三醉亭旁邊，還有一間呂仙祠。其中便有介紹了「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」的故事，但比較簡單。可能因為是景區，這間呂仙祠其實更像一間紀念品店……

◆葉德平博士，香港作家，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，主要教授「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」課程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